宋元通鑑全編

（二）

ORIENTALIA
CHINESE
v
B330.2
S72

5

V
B330.2
S72

9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九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瑀同校

宋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帝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遂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年崩年八十一

帝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惑于姦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爲之相張韓劉岳爲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稱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讎而不恥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丁未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註見前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大赦改元建炎先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

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便請幸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應天邦昌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遥謝二帝常赦所不原者咸赦之張邦昌及應干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彦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仍敕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河北陝之蒲鮮蓋懼金也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永新劉氏曰康王前嘗爲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刼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却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鮮而爲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内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絶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疆宗爲霸主糾合諸侯爲周輿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姓之祖禰秦

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吳濞楚戊之疆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兄弟起于南陽此十二萬人者遠近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于反掌靈獻之末表琮馬璋猶能崛强荆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入洛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沉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坑於龍興寺女真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萬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爲其子孫計可以無疑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即

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遥尊乾龍皇帝爲孝慈淵聖皇帝○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

劉氏時舉曰前世嘗罹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賢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脩身齊家之效也

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氏

作景靈宮于江寧府○以張邦昌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遥尊生母賢妃常氏爲宣和皇后○遥立嘉國夫人邢氏爲皇后○耿南仲免○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先是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陷至是召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寧江軍今江州軍

○馮澥免○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

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王法懼者衆矣綱乃止○立御營司以黃潛善爲御營使汪伯彥兼副使（是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浚苗傅以帥府及群道兵皆在行朝不統一立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

○王時雍有罪黃州安置○論靖康主和誤國奉使割地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加張邦昌太傅○詔脩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迹追貶蔡確蔡汴邢恕蔡懋等官（章惇蔡汴初欲去元祐之人復用而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遂變元）

劉氏時舉曰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爲盛母后之賢宣仁爲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力也

道君太上皇帝至燕山（燕山郡今順天府）

○以宗澤知襄陽府○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中所以蠟書胄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

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扼持也堅掌後節中也與腕同手）○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揚州儲資糧脩城壘以待巡幸○以周望爲二聖通問使如河北金師

○詔王襄趙（野禾）邵州安置（論勤王救援罪永州今永州府邵州今寶慶府俱屬湖廣）

○金婁室入鮮絳慈隰石州河中府（隰州今吉州是也巳上四州本朝因之）

○金撻懶入密州（密州今青州府渭城縣是也）

○金迪虎入單州廣信軍（單州今兖州府單縣是也）

○六月以仲湜嗣濮王（嗣王仲禮北行）○以黃潛善爲門下侍郎

○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已未朔綱入對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載內脩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

自視缺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且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脩三曰議政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衝八曰議本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茂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也

綱目斷云分註載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也史稱姚崇宋璟爲開元賢相而璟之剛直又過於崇觀夫綱之節操乃知其爲宋璟之流非崇所及也況當南渡之時顛沛流離幾潤金人之吻又非玄宗平內難之比綱於此時一有忠悃之謀即爲姦佞所沮卒致

君臣之好不終觀此則知其事又難於璟也多矣

○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治僭逆罪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以所議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衆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詔貶邦昌安置潭州并安置受偽

命臣僚王時雍吳幵莫儔李覿等○贈劉韐為資政殿大學士李若水為觀文殿學士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内惟劉韐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又贈安國延康殿學士

許浩曰李綱為相而幵張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韐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敢為逆忠有所勸則人皆勉為忠以是而致王夫何難乎李綱再為相而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俟也而高宗惑於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强敵内銷賊盜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寛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

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恩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受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

大事記曰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讐恥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皇子專至大赦○還元祐黨籍人官爵○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團結軍民互相應援○以汪伯彥為樞密院事○以傅雱為二聖通問使如河東金師先是李綱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但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以雪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致書于粘没喝晉劉琨為侍中太尉少與祖逖為友每枕戈待旦志欲討逆帝曰吾恐祖生先我耆鞭春秋吳擊越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後吳越和勾踐反國乃懸膽於座坐卧必仰膽飲食必嘗膽曰汝忘會稽之恥耶

○立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賞功司○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措置戶部財用○呂好問免語封為東萊郡侯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汚偽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也好問自慙力乞退罷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數月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齋書于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淵聖皇帝渡白溝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張叔夜從淵聖北行在道中不食粟或時飲湯水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矍然起仰天大呼扼吭而死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四十里白溝河也宋與遼以此為界水經云白溝源出代郡澤水由易州界至非馬河合流東入海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澤在襄陽會金人有割地之謀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柰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

北還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
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
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視天下忠義之
氣而自絶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
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李綱言
綏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
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
居盜賊縱横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
數人下令曰為盜賊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
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

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
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
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
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者號沒角牛衆三十萬丁進王再興
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
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帝還京俄有詔
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
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
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
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耳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

脩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汜水縣屬河南開封府

○金右副元帥斡離不卒斡離不支名宗望○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入衛○以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統領賜內府錢百萬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愈多而民間苦擾不若罷之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而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帝命益謙下樞密院分析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以降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

承聖意恢復奉車駕自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欒枝晉人事文公為大夫將下軍趙衰讓之為卿莫敖楚人事見左傳

○造戰車于京東西跖李綱奏步兵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須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止載弓弩又該皮蘿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旁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

○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七月以王燮為河東經制使傅亮為副使○詔諸路忠義巡社隸安撫司○淵聖皇帝至燕山尚書右僕射何㮚不食卒年三十九○詔奉元祐太后如東南○以許翰為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有罪棄市齊愈附于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于是逮齊愈于獄引伏

○詔議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

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常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楊州之義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遣使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所○罷西道都總管○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至自金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知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母以我爲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泣以示輔

臣

○盜史斌稱帝于興州○八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于杭州執帥臣葉夢得詔以錢伯言知杭州帥淮浙兵討之○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慤兼御營副使○更號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乞避位不許先是有旨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傅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帝不納竟罷經制司而罷亮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失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說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

李氏燾曰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

以脩政攘夷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脩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幣以寬州縣脩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刻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倣保甲弓箭手而官為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燮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比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此謂也

史臣曰嗚呼茲何等時而綱欲去耶去又將何之耶夫人臣事君有死無貳當是時也宗社之危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茲正人臣捐軀報國之秋去之之言固不可萌諸心況敢出諸口耶然則為綱計柰何毀形泣血披肝瀝膽明言事勢至此無可和之理言既不從繼之以死又不然姑從其計身豫其間為之委曲彌縫死中求生萬一或有可濟之理綱計不出此而欲求去茲豈人臣委身事君之義哉

李綱罷綱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浚言綱雖負士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雷優

立賞格公吏為奸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浚素與宋齊愈厚且潛善客也黄潛善汪伯彦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輔殘毀中原盜賊蜂起而國不可為矣

新安胡氏曰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五日為汪黄所說張浚所論而罷汪黄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深可惜也張浚後封魏公

殺前大學録陳東布衣歐陽澈東上書乞留綱而罷黄潛善汪伯彦又疏請帝親征以迎二聖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上書極詆用事大臣善遷以語激怒帝言不亟誅將復鼓衆遂斬于市○許翰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得罪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爭李綱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提舉洞霄宮

○金以訛里朶為右副元帥訛里朶太祖子也一名宗輔

○九月詔擇日巡幸淮甸○罷買馬○封皇子亨為魏國公○以王圭為河北招撫判官安置招撫使張所于嶺南

○宗澤復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王彦渡河大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太行金人圍之彦師潰走保共城張所使彦師岳飛等十一將凡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彦不敢進岳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共縣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又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會食盡詣彦壁乞糧彦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彦不院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

矣新鄉縣在衛輝府城西太行山在衛輝府輝縣西

○募兵入貲授官○盜趙萬陷常州鎮江府○罷諸路經制招撫使○張邦昌伏誅○金闍母入河間府雄州撻懶入祁保州永寧順安軍自是兩河州郡多屬金祁州屬焉永寧軍今蠡縣順安軍今安州俱保定府○十月帝如楊州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黄潛善汪伯彦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輙爲黄汪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幸楊州○隆祐太后至楊州○罷帥府要郡次要郡及新軍水軍○以王淵爲杭州制置盜賊使○以劉光世爲滁和濠州江寧府招捉盜賊制置使苗傅爲御營使司都統制濠州今鳳陽府江寧今應天府

○帝至楊州○王淵誘趙萬誅之○金徙太上皇帝淵聖皇帝于太定府太定金中京也○十一月居提舉洞霄宮李綱于鄂州鄂州今武昌府○盜張遇陷池州○以王倫爲金國通問使○以張慤爲中書侍郎顔岐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權知密州趙野棄城走軍校杜彦據州追野殺之○十二月王淵入杭州執陳通誅之○金粘

沒喝訛里朶兀朮婁室分道南侵西京留守孫昭遠帥師南走河東經制使王襞自同州帥師入蜀金人取淄青趙濬滑同華汝州盜丁進降于宗澤金聞帝如楊州命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以攻河南訛里朶取淄青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分兵趨淮南謀侵汴宗澤聞之命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或諸將保護河梁以似大兵之集兀朮遂不敢趨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自同州渡河以攻陝西淄州今濟南府淄川縣是也青州今青州府是也趙州今屬真定府濬滑二州今屬西安府汝州今南陽府二州今屬大名府同華二州今屬

戊申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二年春正月帝在楊州

○金銀朮可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金兀朮侵東京留守宗澤敗之時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又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復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金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使張擒往救之擒至滑衆寡不敵或情少避之擒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

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倚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復明法科○金人取永興軍經畧使唐重死之

常熟丁奉曰死節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爲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童貫等疏直氣巖巖是以能死且其別父克臣有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死徇國吾含笑入地矣嗚呼范滂母子以後復見唐重之父子可爲世道一嘆賞哉

○東平府軍校孔彥舟叛寇黃州彥舟聞金兵至山東遂帥所部刼掠居民南渡

○金人取均房青濰鄭州○張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降之○金銀术可取鄭州○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是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事帝怒貶之

○金薩謀魯入襄陽○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世爲農至豫始舉進士張慤力薦于朝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而執政拒之豫怨而去

○二月金拔離速取唐蔡陳州潁昌府○河北盜楊進降于宗澤○金人取淮寧府知府何子韶死之○以王貺充金國軍前通問使○同知樞密院事孫傅卒于燕○馬擴聚兵奉信王榛于真定五馬山以總制諸砦和州防禦使馬擴奔五馬山聚兵得上皇子信王榛于民間軍以總制諸砦五馬山在真定府贊皇縣東○金遷河南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于河北○三月金粘沒喝焚河南府而去翟進復西京詔以進爲西京北路安撫制置使○四月金兀朮復入河南府翟進復取之○以信王榛爲河外都元帥○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以老疾求去○五月宗澤請車駕還京師詔許之許景衡罷澤遣子頴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若規規爲偏霸之謀豈非可鄙之甚乎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千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

使天下知孝弟帝得疏又聞信王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問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以南幸之議于景衡罪罷之景衡至瓜州得暍疾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耳

許浩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盖良知良能人所共有而一有感之則必發見而不容以已也宗澤之請高宗還汴前後二十餘疏其言進退之利害去留之得失非不明切而高宗南幸意決若不聞也及聞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之說而遽降詔擇日還京豈有他哉盖高宗之良知良能於此發見而不容已也夫良知良能高宗固有奚俟於澤言之乎夫惟其俟澤言是以其心雖發而遂復窒而汴終不還讐終不能復也委親於壑者見夫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而猶反藁梩而掩之也而高宗獨無反藁梩之心乎

○立詩賦經義分試貢士法○以朱勝非為尚書左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河北制置使王彥帥師還次于沙店彥治兵刻日大舉告期于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大喜令彥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

○張慤卒○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為都

統制○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先是澤上疏曰臣欲乘此
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遣楊進等各
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
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
遣使聲言立遼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機辯
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
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澤前後請帝
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
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
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

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語
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澤始招
集郡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
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
澤卒數日將士去者什五都人請以頴繼父任不許淮南子云
虞公與夏戰日欲落以劒指日日退不落

綱目斷云嗟乎宗澤之志其諸葛孔明之志焉但孔明
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是以道行當時而無所
沮抑故雖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諒無所愧若宗公之輔
高宗則不然耳時則君闇於上臣佞於下故雖欲行其

道而不可得也使其得君如先主則群雄聽命巨姦受戮金虜雖黠盖有不足殄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于孔明哉惜乎齎志以歿徒起後人之嘆噫九原可作當磔黃汪二姦以謝天下

○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宗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八月作皇帝金寶金入汴後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存至是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殿中侍御史馬伸乞罷黃潛善汪伯彥詔貶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學于程頤勇于爲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道不可行○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二帝至金會寧金主晟以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帝爲重昏侯會寧府在遼東三萬衛西門外之西北

○郭三益卒○金斡里朶襲信王榛于五馬山砦取之信王亡走不知所終○十月金徙二帝于韓州韓州在燕京東一千五百餘里

○金粘沒渴斡里朶會師圍濮州詔韓世忠等帥師救之

○詔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如杭州○楊進復叛寇汝洛知河南府翟進敗死○十一月安置提舉嵩山崇福宮李綱于萬安軍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五嶽之中嶽也萬安軍今瓊州府萬州

○金蒲察婁室取延安府王庶曲端帥師救之端次于襄

樂庶至甘泉而還襄樂縣在慶陽府寧州城東甘泉縣在延安府城西南

○金以烏野掌國史○以趙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

金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二日而陷

○金兀朮取開德府相州開德府今大名府開州相州今彰德府

○吳玠襲史斌誅之○以魏行可充金國軍前通問使○

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僧寺○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

○知府州折可求以城降于金○十二月太后至杭州○

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撻懶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撻懶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繼城納款

○金斡里朶取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死之金人入城守臣張益謙裴億降斡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郭永不從為辭斡里朶欲用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斡里朶怒併其家屬殺之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蜂起二人皆不以上聞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二人以為過計而笑之○金粘沒喝入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敵南去軍士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殺軍士於是獲存襲慶府今兗州府孔子墓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北八

里

己酉三年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春正月帝在楊州○以翟興為京西北路招討使河南尹○河北制置使王彥朝于行在詔免對彥遂致仕彥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請免對○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府淮寧府今開封府陳州○金粘沒喝取徐州○韓世忠之師潰于沐陽金粘沒喝遂入淮陽次于泗州沐陽縣屬淮安府淮陽軍今邳州屬淮安府泗州屬鳳陽府○二月詔劉正彥帥師衛皇子六宮如杭州○金人至天長劉光世帥師禦之師潰而還天長縣屬鳳陽府

○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帝南渡江入于鎮江府金人追至揚子橋而去壬子天長陷報至帝即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張選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而會食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太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瓜州攔名在揚州府城南○太常少卿李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金人追之太

祖神主亡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亟取神主以行數里回望楊州烟焰燭天矣

許浩曰高宗感於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澤還京之謀坐致金師遷延南渡中原於此不可以復望矣太祖在天之靈誠不欲南是以其主亡也何以言之太祖之主始祖主也取之宜先使或勢不得兼蓋必獨取是主行也今他廟之主不亡而此主獨亡何歟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金人入真泰州真州在楊州府城西今儀真縣泰州在楊州府城東

○劉俊民如金師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金婁室取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死之城破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去俱被害晉寧軍今延安府葭州

○帝至杭州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金人焚揚州而去○黃潛善汪伯彥有罪免潛善伯彥自知不為衆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復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以葉夢得張澂為尚書左右丞○呂頤浩復楊州○以王庶知京兆府曲端知

延安府○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葉夢得罷○詔禮部侍郎張浚帥師次于平江府（平江府今蘇州府吳縣）

○以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制置使知江寧府○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奉皇子魏國公旉即位請隆祐太后臨朝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居顯寧大赦改元明受（苗傅自負世將且有勞於王室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會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倅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殺之康履馳入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專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止為天下除害耳帝登樓撫諭之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官在外者誅訖更乞康履曾澤誅之帝諭不得已命吳湛執履與之傅即於樓下腰斬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澤斬之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天位帝命朱勝非繾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而立皇太子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至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何事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勝非還白帝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遂禪位傅等揮其軍遂退

○張浚呂頤浩會師勤王苗傅帥群臣朝帝于顯寧寺時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謀起兵討之張俊亦知其偽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無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杭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會韓世忠由海道將赴行在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戊戌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紿傳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從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兒真無能為也張浚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

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顧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丙午發平江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帥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二兇謂苗傅劉正彥也臨平湖在杭州府至漢末壅塞晉咸通復開父老相傳云此湖開天下太平故名臨平殿軍後也

○盜邵青陷泗州○金人取京東諸郡○金撻懶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趙立復徐州詔以立權知州事○四月帝復位尊隆祐太后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為副使復以建炎紀年○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呂頤浩張浚敗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南走頤浩浚至杭州誅貶逆黨有差時頤浩浚軍次秀州頤浩謂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添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

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耳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辛炎願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願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絶一日毀羨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翟義東郡大守王莽篡弑起兵討之不克而死徐敬業唐嗣聖初武后易唐爲周敬業起兵伐之敗死辟易驚動貌○隆祐皇太后撤簾○

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免先是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免○以呂頤浩爲尚書右僕射李邴爲尚書右丞鄭瑴簽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詔尚書左右僕射並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自元豐建三省而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至是從呂頤浩之言三省始合爲一

○以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寧府○詔韓世忠劉光世追苗傅劉正彥○立魏國公專爲皇太子○盜薛慶陷高郵軍○金婁室取鄜坊州○五月以張浚爲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焉○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帝至江寧府改江寧爲建康府○張浚如高郵薛慶降○以洪皓充大金通問使金人執之帝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之使仕劉豫皓曰萬里嘶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劒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韓世忠獲劉正彥于浦城苗傅于建陽歸于行在所浦城在建寧府東建陽在建寧府城北○翟興誅楊進○六月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時久雨恒陰呂頤浩謝罪求去復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員外郎趙鼎上

疏曰自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關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于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穹廬毳幕其形穹窿故名穹廬毳細羊毛夷人取之為幕

綱目斷云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己之失雖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未當也然宗室之禍實自王安石揭開其蒙流毒於後趙鼎一疏可謂遡流而源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闕莫大于此綱目書云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罷賞功司○隆祐皇太后至建康府○罷右司諫袁植

○金人取磁州○七月苗傅劉正彥伏誅遂削朱勝非顏岐路允迪等職居張澂于衡州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故也○撻懶取濰萊州萊州今萊州府濰縣屬山東○皇太子薨卒○鄭瑴卒○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范瓊有罪下獄死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悖慢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地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升杭州為臨安府○崔縱如金不屈死之○詔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皇太后如洪州○盜郭仲威陷淮陽軍○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書凡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宜假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蚕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文公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

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加

○八月李邴罷以劉珏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陝西節制使王庶罷以王似代之○盜劉文舜陷舒州○杜時亮如金師時金人將渡江遣時亮請和致書于粘没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閏月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為折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時聞金師將至帝召諸將議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備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杜充守建康王燮隸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充將發汴京統制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從太平池州常州潤州四府俱屬南京鄂州今武昌府岳州長沙俱屬湖廣

○皇太后至洪州○帝如臨安府自是不復議防淮矣○張浚次于襄陽招兵分屯襄郢唐鄧○金人取密州密州今青州府諸城縣是也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金人取單州興仁府（單州今單縣興仁府今曹州俱屬兗州府）遂侵南京知府凌唐佐降之○以周望為兩浙荊湖等路宣撫使守平江○罷起居郎胡寅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脩戰畧（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是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南仲為東宮官歸依左丞相李邦彥邦彥時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既而淵聖嗣極而邦彥為次相今賊遷至城下遂獻和議南仲因附邦彥而沮种師道擊賊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機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株交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戎狄知我有含怒必鬬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務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百司庶府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榷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宮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陛下奉廟社之主

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宸居至于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

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大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脩誓戮大憝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恥卑辱冀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畧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用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士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與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也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至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嚴敘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酋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僭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姦贓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旨出於上雲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需之具日月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租稅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寶也陵廟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雄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衞兵嚴分議式黃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畢陳而前搢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

四曰大起天

下之兵以自强今宿衛單弱國威稍挫臣嘗言乞於諸路抽揀禁軍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强則中國之變自弭則又命福建團結鎗仗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教峒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諸路流徙之人畧依古法均節之擇强壯者訓習武藝使且戰且耕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以任使於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使復為矣

五曰都荊襄自古圖王伯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按南渡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臣切謂惟荊襄為勝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撩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率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業立然後從陝西以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拱把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堠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陛下提此兵渡江而比按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荊襄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躋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荊襄為重誠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矣

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帝王為治之道惇睦宗族强本弱枝所以鞏固皇圖綿延祐命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分也今宜於同姓中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讐虜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此其衆則其樸炎火之横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

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仁宗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

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綱目斷云胡寅一疏忠憤激烈深切時病誠高宗所宜聽者高宗何聽德不聰而罪言者哉然則頤浩亦不能逃其責矣許浩曰寅之七策中興無遺策也人皆以為高宗不能用寅而吾獨以為寅不能用高宗焉當時徽欽北轅天下鼎沸向非高宗御極號令天下天下之人孰知有宋而亦孰肯為之用哉而寅謂帝以親介弟但受淵聖之命出師河北不當亟居尊位豈有已即尊位而可遜避哉是非惟昧於事幾且拂高宗意矣寅將行其言而先拂高宗之意言得行乎使寅有此策能巽其辭而婉道之高宗雖怯而砥礪之餘因以講求未必止此惜乎寅不能也

○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徙劉光世守江州○以張邵為金國軍前通問使金人囚之○金人取沂曹州沂曹二州屬兗州府

○高麗請脩貢詔不許○十月金婁宿取永興軍鞏州永興軍今西安府鞏州今鞏昌府

○盜酈瓊圍光州○帝至臨安府○郭仲威詣周望降○

帝渡浙居于越州（越州今紹興府）○李成陷滁州○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又以曲端爲都統制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自蜀有西師益利諸司已用便宜截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爲慮知趙開善理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羸餘而貪猾認爲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荷重寄旬稿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興元府今漢中府）○金當海入壽春府黃州遂濟江以趨江西劉光世帥師走南康金人入江州（壽春府今鳳陽壽州黃州府屬湖廣）○十一月金兀朮入廬和州無爲軍（無爲軍今廬州府無爲州是也）○張浚出行關陝○隆祐皇太后如虔州金當海入洪吉撫袁州臨江軍（滕康劉珏聞金師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金人陷臨江又陷洪州撫袁二州降之復陷吉昌府是也吉州今吉安府撫袁二州今臨江軍俱陞爲府）○孫悟如金師（致書請和也）○盜劉忠陷舒州○金兀朮入太平州○主管步軍司閤勍自西京奉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于天慶觀○帝還浙西以禦金師至錢清復如越州

錢清江名在紹興府城西五十三里以漢守劉寵一錢事得名

○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守平江○以范宗尹參知政事○以趙鼎爲御史中丞鼎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務計無出此○金兀朮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親師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燮軍先潰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椿迎降充保真州兀朮使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率官屬降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爲人久之得仕○帝如明州時聞杜充敗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故也○韓世忠帥師自鎮江退守江陰○張浚至秦州○盜桑仲隂襄陽府○十二月帝至明州

明州今寧波府○金兀朮入臨安府遣阿里蒲盧渾追帝于明州帝航于海次于定海縣○皇太后至虔州○岳飛敗金人于廣德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直隸南京

○金阿里蒲盧渾入越州遂渡曹娥江進侵明州張俊使楊沂中帥師迎戰于高橋敗之曹娥江在紹興府城東南高橋在紹興府城西南

○金人屠洪州○周望及金大臭戰于秀州敗績

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西遼康國四年○夏正德四年春正月帝舟居于海次于昌國縣金阿里蒲盧渾復侵明州兀朮以師會之張俊走台州金人遂入城屠其民○金阿里蒲盧渾襲帝舟于章安張公裕敗之帝遂如溫州泊于港口○金婁室取陝州知州李彥仙死之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石壕尉李彥仙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討復陝州及絳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室悉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兵援之端素疾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金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陷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大小二百餘戰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其餘民而去陝州在河南府城西

○滕康劉珏免○金以韓企先爲尚書左僕射兼侍中企先遼中書令知古九世孫世爲大官至是金主召于上京甚驚異之曰朕嘗慶此人今果見之時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二月酈瓊降于劉光世○詔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人入潭州屠其城○金兀朮自明州還浙西遂入秀州○金人取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鼎州盜鍾相自稱楚王鼎州今常德府○赦以金兵退故也李成陷舒州○金人至平江周望走太湖兀朮入城焚掠而去○鍾相陷澧州○孔彥舟詣傅雩降○張浚帥師入援○三月金兀朮入常州鎮江府○使盧益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孔彥舟獲鍾相歸于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龍陽縣名在常德府城東南

○軍賊戚方陷廣德軍方江淮軍校也

○四月張浚行至房州聞金人退復還秦州○帝還越州

○韓世忠大敗金兀朮于江中兀朮走建康撻懶遣師救之兀朮復入于江世忠敗績兀朮遂濟江次于六合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

术師還擊之及兀术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於焦山寺兀术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虜兀术之婿龍虎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謂之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术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术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李堇太一引兵來援兀术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實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

兀术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术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祭天是日丙申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絶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緉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緉皆自焚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六合縣在應天府西北焦山寺在鎮江府金山龍王廟在鎮江府城西北老鸛河在淮安府西城新城縣在淮安城西

○吕頤浩免頤浩在位顓恣中丞趙鼎論之也○金當海自荆門北去牛皐襲敗之于宋村○五月以范宗尹爲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金人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于靜安兀术既濟江自靜安鎮渡宣化而去岳飛邀擊大敗之○以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王綯罷○以翟興孟汝翰立劉位趙霖李成吳翊李彥先薛慶並爲鎮撫使分土處之○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

置連州在廣州府城西北

○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滁濠鎮撫劉位爲盜所殺○以陳覘解潛程昌寓陳求道范之才馮長寧爲鎮撫使○以呂頤浩爲建康路安撫大使朱勝非爲江州路安撫大使劉光世爲兩浙路安撫大使○以郭仲威爲真揚州鎮撫使○戚方降于張俊○張浚使吳玠帥師復永興軍金兀朮自六合趨陝西○簽書樞密院事陳過庭卒于燕○七月以孔彥舟爲辰沅靖州安撫使○張浚使呂世存復鄜州○金徙二帝于五國城去金上京東北千里又名鶻里改路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挑黎粟麵等獻二帝于五國始知康王即位焉○以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隆祐皇太后至越州○薛慶及金人戰于楊州城下死之○盧益罷○吳玠復永興軍○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于萬安軍以桑仲爲襄陽鄧隨郢州鎮撫使端素善撫士卒長於兵略然性剛愎既逐王庶而奪其印又欲并王燮軍朝廷疑其欲反浚使張彬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妻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彬還白浚不以為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挠之端又以為未可浚積前疑遂貶之

○以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生辰

置酒宮中右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冲重脩之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矣冲祖禹之子也○九月太上皇后鄭氏崩于金之五國城○金立劉豫爲齊帝于太名府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議立衆以析可求劉豫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粘沒喝未之許其腹心高愛商說之乃從

○桑仲陷均房州○金撻懶侵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金婁室取延安府保安軍○張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于富平敗績浚退保秦州先是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

之亦不從遂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蒲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軍皆潰關陝大震浚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命諸軍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富平縣在陝西耀州城東南利州今保寧府廣元縣閬州今保寧府屬四川興州今略陽縣洋州今洋縣屬漢中府合州在重慶府城北

○金諳班勃極烈都元帥斜也卒斜也又名果○金撻懶入楚州淮陽鎮撫使李彥先敗之敗死○十月秦檜還自金師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及南伐以爲參軍事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禩水砦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賈妻屬又安得與妻孥皆回邪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帝謂輔臣曰檜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

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倪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于金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

宋史筆斷曰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托詐非逃歸也惟高宗開心撫納以爲得一佳士嗟夫豈天必欲亡宋故使姦臣得遇以爲戎虜之內應乎自靖康間二帝蒙塵宰相何㮚及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嘗爭論乞存立趙氏故金人遂驅之北何㮚等皆死于難惟檜一家獲全非其屈身戎虜求哀納款期有辱報何以得保百口而回則其易心改節爲虜反間明矣故自入相之後遂專主和議悉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大中等沮其和議則使臺諫擊去之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浚謀殺之於是國之大柄宋之社稷世之黔黎舉在姦臣掌握聽其死生而成敗矣謂之佳士不亦謬歟然則檜之所以背主求生秉危賣國者不過欲圖身家之富貴耳然今日之居鏞鉉乃中國之富貴非戎虜之寵靈者也檜何忍舍君父之大恩懷狗彘之私惠國危已甚尚無悔心此無他蓋由姦臣不知仁義以禽獸爲心耳不然何德於戎狄若是之深而讐吾中國若是之甚也

○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馮長寧以淮寧叛附于劉豫淮寧府

○十一月趙鼎罷○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以秦檜爲禮部尚書○金斡里朶取涇原渭州鎮戎軍○日南至帝率百官遥拜二帝○王彥敗桑仲于長沙平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金州在漢中府城東南均州在襄陽府城西北房州在襄陽府城西南金房縣

○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時浚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右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追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子羽至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之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

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和尚原在寶鷄縣西南鐵山在漢中府沔縣北棧道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褒斜谷中大散關在鳳翔府寶鷄縣南岷州今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大潭縣在鞏昌府西和縣東西階成二州屬鞏昌府鳳州今漢中府鳳縣

○十二月金斡里朶取熙州○金金源郡王婁室卒○建州盜范汝爲降○定差役法帝在河朔嘗嘆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求乃定差役法以村疃三十戶每科輪差甲頭一名摧納租稅以二十五家爲一保十六保爲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大學生及得解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西遼康國五年○夏正德五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賀

發齋論曰人主愛親而不知所以愛親恢復之志荒矣愛莫大於父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膝下之奉手足之情固其常焉使吾親不幸而窘於絕城之危抑鬱太甚所以望子弟之援且亟也苟有志者於此還之則愛之大者焉而遙拜非所急矣宋之二帝北行蒙塵邊圉之中俛首强胡之下以萬乘而受制於一虜人事勢蹙矣國步艱矣高宗而知愛固宜誓志勦敵恢復中原則沙漠之駕猶有還期何至亟拜遙遙急其末而不圖其要伸一時之殷勤而不能刷萬古之耻哉故曰不知所

以愛也何爲仁事親爲大何爲義從兄爲大喬梓之父
子人孰無之未有不拜父也鴻鴈之兄弟人孰無之未
有不拜兄也或者父兄影響杳隔他方是豈拘拘於常
礼懷愍之讐未復則元帝不宜徒以衰絰爲禮蓋復讐
者重也明皇之轍未還則肅宗不宜但以温清爲思蓋
還轍者重也權輕重較緩急此高宗之當親爲迎請可
也而何遥拜之圖哉太祖開基汴京定鼎宋金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統天下而并八荒二百年於茲矣徽欽二
帝不紀蓋由窮奢極侈卒之以華召夷相繼北轅蓋不
共天不同壤之大讐也奮一擊而還兩宮高宗孝弟之

至孰有過于是者乎乃曰徽吾父也不見吾父何以安
子之心欽吾兄也不見吾兄何以安弟之心況處宮室
之邃孰與夫穹廬毳幕之居享饍羞之奉孰與夫膻肉
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孰與夫窮邊絶塞之寒苦邈乎
其形杳乎無聲不得已而有所謂拜者於斯時也鹵簿
威儀陳列左右百官珩珮前後鏗鏘且再拜焉且稽首
焉今年而拜于越州不已也又明年而拜於紹興不已
也又明年而拜于臨安傾一念而遥拜二帝之誠是矣
嗟夫爲此舉者是豈知復讐報怨孝子者所爲哉拜父
則還父可也拜兄則還兄可也此時而拜不見天下有

孝弟之名此時而不拜不見天下有不孝弟之名帝而知孝弟不爲是虛文也金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宋郊侈然有改玉改步之意岌岌乎祖宗陵寢久隔腥膻神州赤縣淪於異域七廟在天之靈所以責帝者恢復也四海兆姓之心所以望帝者恢復也匹馬南渡事非細故於此嘗膽可也於此坐薪可也於此枕戈可也於此復讐討賊可也況夫義聲倡率豈無感動者乎公卿將相豈無勇畧者乎甲兵車馬豈無繕治者乎非萬全不謀非乘時不動繫其君而虜其臣刋其木而湮其井破竹之機走丸之勝其將不在我乎羞愧

可洗土地可收父兄可復向也瞻望之苦今也顏色之歡省問夔夔於朝夕之間唱和雍雍於宮室之內而高宗之所謂愛親者無餘策矣乃計不出此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講和議之策何有乎戰畧之脩勤詔使之通何有乎掃穴之計忘讐隱忍曾無報心致令二聖不諱于遐荒之境而感慨流涕者天下同然帝之孝弟果何在也雖然中興之業二帝果無志矣獨無二三大臣協力賛成於間乎李綱張浚賢相也張韓劉岳良將也斗筲一秦檜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傾上聽而陷忠良則宋無宋而金有宋矣萬世誤國之愆不能

追矣於乎遺民一旅尚可興夏甲盾五十猶可復讐高宗不能爲少康固矣而亦不能爲越句踐也惜哉

○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以張浚爲江淮路招討使○李成陷江州○謝克家罷○盜曹成陷漢陽軍鄂州○詔有司舉太祖後宜襲封安定郡王者○三月邵青兇宣州○以秦檜參知政事○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極其褒崇於是學者翕然尚之○三月張俊大敗李成于樓子莊復筠江州於是俊軍有鐵山之號○金兀朮取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於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爲金有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俱州名

○張浚退守閬州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次于益昌王庶爲利夔兩路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時金人破福津踈同谷以迫興州浚退閬州而令張深劉子羽趨益昌閬州今保寧府益昌縣今保寧府昭化縣興元府今漢中府福津縣今鞏昌府階州興州今漢中府略陽縣

○四月金撻懶屯于宿遷縣○劉光世復楚州○隆祐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桑仲陷鄧州○盜李忠陷商州○五月以張用爲舒蘄鎮撫使舒州今安慶府蘄州屬黃州府

○作大宋中興至寶○劉光世使王德襲楊州執郭仲威歸于行在所斬之○邵青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盜趙延壽據分寧縣呂頤浩招降之○張俊大敗李成于黃

梅縣成奔劉豫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李忠譚兗降于張浚○張用復叛寇江西岳飛招降之○六月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自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至是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太感歎○贊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以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圍陵○張琪陷徽州○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

原而已方山原在隴州西南

○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遁逃○七月以岳飛爲右軍副統制帥師次于洪州彈壓盜賊○封太祖後令話爲安定郡王○金撻懶自宿遷北去○范宗尹免○八月以孔彥舟爲蘄黃鎮撫使○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于閬州將任用之王庶從而間之吳玠憾端因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待浚立時舉以示焉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爲用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有指斥乘輿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鞭其背隨深憾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以汪伯彥爲江東宣安撫大使時黃潛善已死○張守罷○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楊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是命○范福棄蔡州以李祐代爲鎮撫使蔡州今汝寧府

○復置賞功房于三省樞密院○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孟庾爲江東西湖東等路宣諭制置使○詔能建策還二帝者賞以王爵○十月李回罷○王德殲邵青之衆于崇明沙獲青歸于行在所崇明沙今爲縣屬蘇

州府

○以孟庾參知政事○吳玠大敗金兀朮于和尚原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宜退屯漢中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時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嶺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相拒遂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髮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衂深以爲愧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聞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

能成功焉黃牛山在漢中府城西南鬄音剃衂挫也敗地

○初置見錢關子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于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

○升越州爲紹興府○關師古復秦州○劉豫使王世冲寇廬州知州王亨斬之○金兀朮自河東還留撒離喝于鳳翔遂取慶陽○慕容洧以環州叛降于金○十一月以孟庾爲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韓世忠爲副使○富直柔罷○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桑仲叛復金州○金以陝西地與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壬子二年金天會十年○西遼康國六年○夏正德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爲自焚死辛企宗討范汝爲不克其勢益盛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帝如臨安府從呂頤浩之請也帝至臨安府○二月詔劉光世帥師次于楊州經理淮東○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置御前忠銳軍以降盜崔增李俸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爲七將○三月桑仲爲其黨所殺李橫復郢州先是仲上疏願脅力恢復京師乞正劉豫之罪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

仲至邽調兵其黨霍明執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横擊走明復其州○金人侵隴安吳璘敗之○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之鳳牛山憚之遣人持書誘以王爵興斬之豫復陰誘興禪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子琮嗣職

○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帥師如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以神武後軍及忠鋭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王燮皆隸焉凡一十餘萬人

許浩曰嘗觀呂頤浩帥師如鎮江圖取中原時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燮皆受節制又值金人初建逆豫無意中原予意高宗之中興可計日而待矣既而考竟其事迄無成功心甚惑焉及詳考之則知頤浩是行成於桑仲而世忠諸人曾無一言則其衆謀未合而未有勝筭從可知矣夫中原板蕩於兹有年頤浩倚仲一人而欲以喪敗之衆北向制勝其亦難矣且仲有一州而不能制其下反爲所殺其能以任此乎幸而仲死趙延壽又叛而頤浩稱疾而不行也使其果行其不爲其所誤而喪敗也者幾希然自建炎以來一向退縮惟是舉

差强人意使其果出顧浩本心而以不共戴天之義以倡率其衆以與北面致死則古之人固有以一旅而興王者未必其無功也惜乎顧浩無是心焉或曰史稱顧浩善弓馬有膽畧時人倚以爲重而前此顧守常潤明年又圖進取不可謂無心於中興也而予謂其無心乎曰顧浩果有心則當時之可與共事者莫李綱若而顧浩忌之謂其暴縱無善狀而罷之則其不能推賢讓善以共濟乎國事必矣功可望其成乎且前之顧守常潤者今顧浩也明年之欲進取者亦今顧浩也今之舉既如此則前之所守與明年之欲進取從可知矣望其成功不亦難乎

○劉豫徙于汴京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其子麟籍卿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凡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成擁衆十萬由江西歷湖湘據賀邵郴連飛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杜嶺直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萬守蓬頭嶺飛部士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等曰成黨敗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彬桂招降者一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張浚以王庶知成都府王似爲利夔制置使○金主以

其太祖孫亶爲諳班勃極烈自斜也卒諳班勃極烈之位火虛至是粘汝喝兀朮谷神等會朝言曰儲嗣久曠合剌先帝嫡孫當立若不早定恐受非其人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剌即亶也太祖之孫父曰豐王繩果一名宗峻

史臣曰諳班勃極烈其國儲貳也金主此舉非但元仁宗不如宋太宗視之亦有愧矣

○金主以其子蒲盧虎爲國論勃極烈金以粘沒喝爲都元帥兀朮爲左副元帥蒲盧虎一名宗盤○閏月衍聖公孔端友卒以其子玠嗣○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帝感婁寅亮之言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呂

順浩前軍將趙延壽反順浩遂次于常州順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因稱疾不進○王德追趙延壽于建平誅之○置脩政局命秦檜提舉○以劉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六月詔岳飛屯江州○以李橫爲襄郢鎮撫使李道爲鄧隨鎮撫使○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翟汝文罷○孔彥舟降于劉豫○七月以翟琮爲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孟州今懷慶府孟縣汝州今屬南陽府唐州今南陽府唐縣○呂頤浩還自常州○八月以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

淅諸軍事○安定郡王令詬卒○以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貶給事中胡安國提舉佑都觀是夕彗星見罷給事中程瑀等二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黄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即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謂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躭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知呂頤浩不爲公論所容乃多引知名士列于淸要以自助欲傾頤浩而專政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

才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
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席益曰目爲黨可也今
黨魁胡安國在鎖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
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
緘默附會循至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及
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敵憑陵叛
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
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録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
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

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
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
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
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
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
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
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
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
觀是夕彗出胃秦檜三上書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
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程瑀等皆坐

檜黨並落職罷官云應天變臺省爲之一空安國强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于身雖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首謝良佐嘗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痿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以不復用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喝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顧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諷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壯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壯人歸壯朕壯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語以是事及王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忠走降于劉豫○罷脩政局○王倫還自金倫被執久之懷歸乃倡爲和議使人與粘沒喝言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

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奬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

○以潘致堯爲金國通問使至楚州通判劉晏却其幣奔劉豫○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韓世忠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守建康他帥臣稱宣撫使者並罷○以王似爲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壯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玠開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以令時爲安定郡王○金元帥左都監耶律余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十月禁私酤○祫享于溫州○十一月詔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師討楊太太年少楚人謂少爲幺故又曰楊幺○王彥復秦州○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初綱至潭時流民潰卒群聚爲盜散處荆襄之間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因上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爲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川陝宣撫司以便宜賜類試陝西舉人周漢等進士出身○初置江浙湖南月樁錢呂頤浩朱勝非以軍

用不足置之故郡邑多横賦自此大爲東南民害○召張浚知樞密院事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及王似同治司事浚聞王似來乃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南平王李乾德卒以其子陽煥爲交阯郡王○以孔端朝爲秘書省正字錄孔子之後也○詔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金撒離喝取金州王彥奔石泉撒離喝乘勝而進金州今屬漢中府石泉縣在金州西

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一年○西遼康國七年○夏正德七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府率百官遥拜二帝不受賀○劉子羽之師潰于饒風關吳玠走西縣子羽走三泉○金撒離喝遂入興元府而去時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黄柟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關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闘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軍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

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兵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移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出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撤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師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者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自褒斜谷還興元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

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河池縣漢中府鳳縣洋州漢中府洋縣定軍山在漢中府東南金牛鎮在漢中府沔縣西仙人關在漢中府鳳縣潭毒山在保寧府廣元縣東北出連雲棧褒水通河斜水通渭褒斜同爲一谷不虞猶云不意也

○李横復潁順軍潁昌府潁順軍今鈞州潁昌府今許州俱屬開封府

○造渾天儀○以李橫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京西招撫使○詔春秋望祭諸陵○二月權邦彥卒○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吳璘築殺金平移師守之殺金平在仙人關右興州長舉縣時璘守和尚原而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命璘弃之而別營之殺金平即殺金嶺也在漢中府畧陽縣西○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三月李橫傳檄收復京師劉豫乞師于金金人救之及橫戰于牟駞岡橫師敗績豫復陷潁昌府○以韓世忠爲淮南東路宣撫使○四月朱勝非以母喪去位○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以震爲商虢陝州鎮撫使○以劉光世爲江南東路宣撫使○李晟復陷虢州○楊太僭號大聖天王太即幺也○水軍統制徐文叛降于劉豫○潘致堯還自金以韓肖胄爲金國軍前通問使禁邊兵犯齊境○王彥復金州金人棄均房而去○詔李橫等班師還鎮以與金議和也○五月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張浚發閬州時浚被召而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而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閬至是詔周隨亨李原宣押王似盧法原赴鎮而罷宣撫司浚及劉子羽王庶劉錫等遂赴行在所○以陳規知興州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至是召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帝納之自是不復除鎮撫使○六月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來歸人議和故也○詔王燮會師討楊太○岳飛大敗盜彭友于雩都虔吉平初帝以隆祐

太后震驚之故密諭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恊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盜彭友連兵寇掠循海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傳命飛平之飛至虔賊彭友悉衆至迎戰飛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飛遣死士疾馳登山賊潰皆降雩都縣屬贛州府虔州即贛州吉州今吉安府

綱目斷云仁哉武穆之心也使高宗移任秦檜者以任武穆則光復舊物如反諸掌豈止王業偏安一隅哉噫武穆不克令終者非天之毒于武穆也乃高宗自絕于天而不能全中興之美故也豈武穆之德愧于鄧曹而天不善其報歟然則武穆功業萬世血食而垂名與天地同久者天之報之亦可謂不薄也烏可以一時禍福計哉

○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起復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

○八月翟琮奔襄陽劉豫遂取伊陽伊陽縣今河南府嵩縣

○沂王楔有罪金人殺之楔與駙馬劉文彥誣告道君皇帝謀反案驗無狀伏誅

○九月呂頤浩免時頤浩言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願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及蘇湖地震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

順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之爲重然其
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
讐爲戒順浩不能用
綱目斷云順浩於高宗航海之日奏令從官各從便去
乃知其姦今其請復中原亦因時勢而言耳豈其本心
哉觀此一舉則知其言則是而心則非也
○以劉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次池州韓世忠爲淮東
宣撫使次鎮江府王燮爲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
軍制置使次鄂州岳飛爲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次江
州○十月李成陷鄧州進寇襄陽李横奔荆南成入據之
遂陷隨唐郢州信陽軍信陽軍今汝寧府信陽州是也
○罷諸路類省試舉人○十一月韓肖胄還自金禁沿淮
兵擅侵齊境○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言也金兀朮取和
尚原○十二月金李永壽來自帝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之使
報聘至是粘没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
議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
○劉豫以孔子後璠襲封衍聖公主祀事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西遼康國八年○夏正德八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
臨安府率百官遥拜二帝不受賀○以章誼爲金國通問
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金始定制度頒之○二月席益

罷○三月吳玠及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兀朮撤離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吳璘自武階路入援冐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金軍分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屢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刼横山若王俊伏河池厄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浚○張浚還自閬州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爲副使○四月安置宣撫司參議官劉子羽于白州白州今梧州府博白縣

○吳玠復鳳秦隴州○熙河蘭鄜路安撫使關師古以洮岷叛降于劉豫○徐俯罷與趙鼎議不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于劉豫○五月以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時楊么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及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

江矣○岳飛復襄陽飛至郢爲齊守京超號萬人敢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趙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搶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金人侵金州王彥敗之○復育太祖後子彥之子伯玖于宮中○岳飛使牛臯復隨州○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岳飛使王貴張憲復鄧唐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師次于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章誼還自金師○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乃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乃上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與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

醵音遽會飲酒也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以魏良臣爲金國通問使○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從呂聰問之請也○復以王似知成都府○以岳飛爲湖北荊襄潭州制置使次于鄂州從趙鼎言也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九月朱勝非乞終喪制許之時久兩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二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矼劾其過勝非請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爲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安定郡王令畤卒○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金主乃命訛里朶撻懶調勃海漢兒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倪各將兵會金師南平騎兵自泗攻除步兵自楚攻承州

○金師渡淮韓世忠自承州退守鎮江承州今揚州府高郵州

○以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陝陛辭時淮報驟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以沈與求參知政事○十月詔韓世忠進次楊州○金人圍亳州○召張浚于福州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之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自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

否則非鬼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鬼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爲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是時世忠得命進駐楊州手敕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復如楊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朝廷使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向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宋師動息則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士各持長斧上甚人胷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鵶口橋解元至高郵北門遇敵設伏水軍夾河陣一日合戰十三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撻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

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天長縣今屬鳳陽府綱目斷云自虜寇再至籍累勝之威憑陵中夏其勢甚銳世忠駐兵大儀出奇設伏伐木爲柵自斷歸路以爲戰之不勝誓以必死其忠君之心至矣由是虜兵甫進伏軍夾擊虜兵敗退追躡至淮則其義勇之氣有以貫徹胷中云爾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豈不誠然乎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惑群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語此故綱目特謹而書之蓋亦深嘉而亟予耳

○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金齊之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暴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金人入濠州○金人入光滁州○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詔拜浚樞密以其盡忠竭節諭于中外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

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
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廬
州岳飛使牛臯救之金師引去臯追敗之○金師渡淮北
歸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墅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
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
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
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謀歸之志會兩雪金魁道
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又聞金主病篤
乃夜引師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
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志勇爭先諸路守兵亦翕然自效

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
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
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
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
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兀當慱衆群言爲善後之計
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
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未縣陷
于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
氣未振尚使疆敵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

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脩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荊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南

荊襄間也今當以淮南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楊州爲帥府而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爲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荊襄以襄陽爲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徐義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荊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意先定于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

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陳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鑾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使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爲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治自疆之計使中原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羸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

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壯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

氣振力有可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强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用中國名曰神州赤縣

乙卯五年金熙宗亶天會十三年○西遼康國九年○夏大德元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平江府○張浚還自鎮江○以韓世忠爲淮東宣撫使帥師次于鎮江劉光世爲淮西宣撫使帥師次于太平張俊爲江東宣撫使帥師次于建康○鄜瓊復光州○金主晟死諳班勃極烈亶立

史臣賛曰金太宗以斜也幹本知國政粘沒喝幹離不總戎事臧遼舉宋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纘武脩文經國規模於是始定在位十三年無宮苑奢淫之過用大臣之言捨子立亶使太祖世嫡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難矣

瓊山丘氏曰金主之死舊皆書卒此以死書何本朱子綱目書法也綱目於阿保機德光皆以死書故爾或曰遼人僅得山前山後數州之地金則奄中原而有之例之於遼可乎蓋論事者當以理之正否不當計其地之廣狹也揆之以春秋之法華華夷夷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大限也夷而居夷之地正也亦其分也夷而侵中國之地則非正矣作史者當計其侵之多寡而定其罪之輕重焉苟以得中國之地多即與而進之豈非示則於夷狄使之依例倣倣爲中國無窮之害哉或曰綱目於五胡皆以卒書何曰五胡雖夷狄之種然皆生於中國之地固非阿保機阿骨打化外之夷之比也例之於匈奴突厥彼又何辭

二月帝如臨安府○詔太常少卿張銖奉迎太廟神主于溫州○帝至臨安府○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卒于閬州○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鼎浚相得甚驩及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聞之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

○以岳飛爲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帥師討楊么于洞庭湖王燮討么連年不克遂命飛○吳璘復秦州金撤離喝來救楊政敗之○作太廟于臨安從禮部員外郎江端友之請也侍御史張致遠及致中侍御史張絢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爲久居之計不復有意中原不納○詔張浚如江上議邊防○初封劉光世妾許氏等爲孺人從光世之請妾之有封自此始○閏月胡松年罷○王燮免○總置制司命孟庾領之經理錢穀而增額外之數大爲東南之害○三月張浚乞視師于潭州詔許之○金以粘沒喝領三省事○初鬻民間田宅契紙○四月

罷鎮撫使○封周後柴叔夏爲崇義公○奉安神主于太
廟○太上道君皇帝崩于金之五國城初太上自離汴與
淵聖及后妃族屬備極窘辱至是崩年五十四遺言欲歸
葬內地金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
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
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
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
烈聞者揮涕焉

史臣論曰徽宗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又非有曹馬
之篡奪其失國也特以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踈斥
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儇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
淫泆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
爲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進兵勤遠
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與石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
哉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
特甚焉爾

史臣曰朱弁欲請徽宗之制服固不如司馬朴之果決
矣然弁寧不歸而不失王倫之黨寧不生而不受金虜
之官迨全節以歸與張邵浩皓並皆匹休蘇武有殺身
成仁之志者也其祭徽宗之文弁有曰嘆馬角之未生

魂消雪窖攀龍髯之莫逮淚洒氷天若皓作則何史氏之失録焉

行朝獻景靈宮之禮于射殿○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自帝南幸時奉祠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彦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羅從彦南劒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從彦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絶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詠而歸充然自得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其門人李侗最著○李侗初從從彦學從彦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彦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彦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絶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爲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

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者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南劍今延平府博羅縣屬惠州府蕭山縣屬紹興府豫章今南昌府延平府屬福建

○五月何蘚如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乞罷許之寅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伐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讎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刼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及張浚自潭州還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帝遂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貴州

防禦使瑗爲建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時趙鼎請名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就堂聽講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之業其在是乎○以令矼爲安定郡王○行統元歷○金左副元帥訛黑朶卒○六月岳飛大破楊么于洞庭么死湖湘平岳飛受命討么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爾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哉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之會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上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乃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飛以王燮無功皆其統制任士安不受燮節制故也鞭之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矣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安軍并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之賊走會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袁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擡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溺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巨舟千艘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里少壯爲軍果八日而

捷書至潭張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幺侍其險官軍自陸路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孟庾罷○韓世忠復鎮淮軍○八月論詆誣宣仁聖烈皇后罪追貶章惇爲昭化軍節度副使蔡卞爲單州團練副使子孫不許在朝昭化軍今漢中府金州單州金兖州府碭山縣○九月金主追尊其考妣爲帝后○十月張浚還自潭州○以席益爲四川制置大使○令民自實田畝間架于官賣之○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爲崇政殿說書先是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生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之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紘拜而受之因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焞闔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

○以趙開爲四川都轉運使○詔張浚視師于襄漢川陝復以劉子羽參議軍事○以李綱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張浚薦其忠也○以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感天后蕭氏咸清元年○夏大德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帝在臨安府○以伯玖爲和州防禦使賜名擄○安定郡王令矼卒○二月置行在交子務○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韓世忠圍淮陽軍金兀朮救之世忠還○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鎮江命張俊進屯盱眙盱眙縣屬鳳陽府○三月以韓世忠爲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屯楚州岳飛爲京西湖北路宣撫副使屯鄂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以

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敕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焉巾幗婦人喪冠也以巾上覆髮如帕之類山陽縣屬懷安府

○四月劉豫陷唐州○京湖宣撫副使岳飛以母喪去官詔起復之○五月復造見錢關子罷交子務○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楊沂中進屯泗州浚命飛以窺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飛扶母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喪詔不許○以令廣爲安定郡王○七月以郭浩爲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金州邵隆知商州經理商虢○以陳公輔爲左司諫○劉光世復壽春府○八月召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還以李迨代之○岳飛使牛皐復鎮汝軍○以秦檜爲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淮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即幸之以撫三軍而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有南寇之志趙鼎建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秦檜孟庾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又以張浚薦授醴泉使至是漸用事

○張浚進屯泗州○岳飛復蔡州○金主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里鉢曰世祖頗剌淑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束曰唐宗妣皆爲皇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九月帝如平江府○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
疏進師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帝至平江府○十
月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張浚使楊沂中帥師禦之戰于
藕塘猊大敗走麟自順昌引去沂中追至南壽春而還先
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牓其罪逆將進兵討之恐
懼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寇而乞師救援金主召諸將相
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
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
也從其請則豫受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
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從其議遂不許豫而遣兀

朮引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
三道而南子麟率中路兵由壽春趣廬州以犯合淝姪猊
率東路兵取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
趨光州以犯六安朝廷大懼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
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
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
以保合淝浚以爲然乃遣楊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
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
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
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

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淝帝慮張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俊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俊上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俊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中諭其衆曰若有一

人渡江者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馳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趣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數萬犯定遠欲趨宣化以襲建康沂中以兵三千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引兵趣合肥欲與麟合而後進行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

野猊以首抵其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鋭不可當果殿前也即與精騎數輩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請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退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合肥定遠六安縣名渦口城名米石山在大平府北）

○西遼主大石卒其妻蕭氏權國事（子夷列年幼遺命其后塔不烟稱制號感天皇后）○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趙鼎罷初張浚治師江上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口俟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與折彥質請帝回驛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風百倍今六飛一回人心解體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鼎言檜劉豫固宜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按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劉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復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于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偽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帝蒙擢用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

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許浩曰張浚治師江上以禦劉豫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浚聞不樂因請事語意微侵鼎時鼎在內浚在外也自他人處之必將媒孽浚短日夕浸潤以圖去之鼎有是心遠臣豈能勝近臣哉浚去必矣而鼎乃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可見其所謀爲國而非以己故矣鼎心爲國浚奚得而憾之浚心亦爲國也爲國謀而所謀見抑宜憾之矣然亦爲國事而憾而非以己憾也故他日罷相而力薦鼎則可見矣鼎初讓浚而浚薦鼎浚不負乎鼎也他日高宗欲寘浚賴鼎力爭而免是鼎不負浚矣浚鼎不自相負其肯負高宗乎浚鼎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隳其中興之業可惜也夫

○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事○以呂頤浩爲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陳公輔乞罷程頤之學詔從之○以劉頒爲廣州參議軍事

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西遼咸清二年○夏大德三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金初用大明歷○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張浚改兼樞密使以秦檜爲樞密使○何蘚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張浚

請遵以日易月之制詔外朝從之宮中仍致喪三年時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十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庶士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而退上泝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吊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剏此至恥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梓宮者天子之喪以梓木爲之棺也○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以王倫爲奉迎梓宮使如金倫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以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使進拜太尉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復詔德瓊曰聽飛節制如朕親行時韓世忠張俊皆久貴立功而飛少事俊爲列將一旦拔起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始與之有隙矣○三月帝如建康府○

以呂祉爲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帝至建康○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遥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一日號慟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謂此耳翰林學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請遥尊爲皇太后從之

○以呂頤浩兼行宮留守孟庾罷○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免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呂祉節制之光世在淮西軍士多降盜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沉湎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病乞解兵柄遂罷爲萬壽觀使

○四月作太廟于建康○京湖宣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畧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

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母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于墓側浚怒奏飛積慮在于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都督府參議張宗元權其判官河陽縣名陝府即陝州也

○張浚如太平州淮西視師○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氏之學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尊師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貶○六月沈與求卒○詔岳飛入朝遂遣還鎮累詔起飛不得已趨朝遂復職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入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上奏言此皆寢閣之

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强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七月嗣濮王仲湜卒○金晉國王粘沒喝卒粘沒喝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八月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屯盱眙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屯廬州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劉光世之軍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

○召淮西副統制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于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塋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括髮謂以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髻

綱目斷云書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向論呂祉不習軍旅今果泄漏軍情以致酈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今果交訟不已然則酈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酈瓊之叛張浚不聽飛言所致也然則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處已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生闇

○九月詔張俊屯廬州岳飛屯江州酈瓊叛張浚始悔不

用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沒喝而兀朮惡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先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靖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服納書戒勿泄諜還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四太子謂兀朮也

○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恥之大反復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兢已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鄜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以劉錡知廬州○十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于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

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爲言秦檜憾浚不出一語帝意
解遂以秘書少監永州居任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
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
責來效不報○金以撻懶兀朮爲左右副元帥○閏月以
尹焞爲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初焞舉召命以疾辭不行
范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令漕臣奉詔至涪親遣焞始就
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
也遂不至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
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
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故有是命涪州名今重慶府

綱目斷云和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可以知
其善用乎易也故當其在涪也則用艮之六四其被聘
也又用夫蹇之初六彼艮之六四周公繫之曰艮其身
無咎蓋言時止則止故無咎也非在涪之義乎蹇之初
六周公繫之曰往蹇來譽也言往遇險來得譽止而不
進是有見幾之美故來則有譽也非應聘之義乎嗚呼
和靖深得於易固爲賢矣若范冲力薦和靖不賢而能
之乎然則高宗能用和靖非和靖之幸實高宗之幸也
○張俊棄盱眙還建康○金襲汴執劉豫以歸廢爲蜀王
立行臺尚書省于汴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而得立故奉

二人特厚諸將多憾之粘沒喝既死豫兵復敗竊塘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伐宋以襲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韓世忠岳飛請伐金以復舊壤不報○十一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母喪去官○十二月廣州盜蔡母謹和尚陷三水鎮劉頒帥師討誅之蔡母謹和尚嘯聚三水鎮有船四十屠三水鎮焚海安等鹽場劉頒時爲廣州參議官帥兵捕之殺蔡母謹和尚捕逐餘黨海道遂清○劉頒建陽之麻沙與劉韐同七世祖由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冑貴里人入閩○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及河南地遂復遣之○交阯郡王李陽煥卒子天祚嗣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九終